



# 小海 打工人的诗与远方

■ 记者 何玉新

5月23日,“打工二十年,一点一滴攒下来了诗——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新书发布会”在北京举办。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,番茄小说提供支持。该书作者、诗人、工人小海与诗人、《北京文学》执行主编师力斌,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,评论家刘诗宇等嘉宾一起做客现场。

小海打工二十年,辗转多个城市,换过四五十份工作,同时一字一句地写诗。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。

温榆河,古称温榆水,海河流域北运河上游,位于北京市东北部。温榆河西岸,朝阳区最东端有一座名为“皮村”的小村庄。2010年以后,这里出现了“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”“打工春晚”“皮村文学小组”等一系列打工文化符号,被称为“工人群体在超级城市生存模式的样板”。

西西弗斯,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,以推石上山对抗诸神与命运的荒诞,明知巨石必落仍苦苦坚持,从不屈服。西西弗斯也是欧洲古代作家的重要母题之一,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都有对他的描述。

诗集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是小海对自身生命体验的真实书写。他说:“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,又滑下来,但还会接着推。我的梦想也一样,我不知道它会把我带到哪里,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,但这个追求的过程,让我觉得我活着,我存在。”他从二十三年前南下打工说起,讲到了自己与诗歌的不解之缘。

## 边打工边写诗 出于本能表达

2003年,小海16岁,从河南豫东老家南下深圳,在电子厂打工。一开始,他觉得能有份工作就很幸福,可干了一两年,经常加班到深夜十二点,虽然年轻不觉得累,但不知道这样干下去意义何在,内心生出无限迷惘。

他所在的车间生产收音机,经常播放流行歌曲,他记得听过《两只蝴蝶》《老鼠爱大米》,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“这首歌和别的不一样,尤其那句‘穿过幽暗的岁月,也曾感到迷茫’,正是我心态的写照。”在众多歌曲中,小海选择了这一类,开始听摇滚乐。

2006年,小海试着写下只言片语,但写完随手就扔了。2008年,他辗转到宁波梅山岛一家服装厂打工,在当地图书馆看到《唐诗三百首》,读到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时,仿佛找到了精神共鸣,于是开始一边踩缝纫机,一边背唐诗。“那段日子,李白、杜甫、王昌龄这些伟大的灵魂,似乎跟我一起在车间里共舞。我得到了一种力量,觉得自己的胸怀被诗歌撑大了,非常辽阔,可以和日月山河共鸣,我变得勇敢了。”小海说。

他开始写押韵的“古体诗”,但并无章法,也没有信心,自嘲为“打油诗”。“明月盈满一杯酒,暂忘残梦消高楼。青山宛如几清汉,辉向红光染千秋。”“宋城豪杰醉诗酒,饮向日空画北斗。文采规律君不知,愿闻天下几人知。”那阵子他写了两三百首诗,抒发少年意气、壮志豪情,他说:“诗歌拯救了我。”但他也发现,古

体诗限制了自己的表达,因为没办法写流水线、缝纫机,古人没写过,他不知道该怎么写。

2012年,小海到苏州打工,在地摊花五块钱买了一本《海子的诗》。“从他的诗里我学到了真诚——他可以真诚面对自己的处境,面对孤独、迷茫。这给了我很大勇气,我把名字改成‘小海’,没想到后来成了我的笔名。”他说。

写得多了,小海开始自觉地思考人生。“在车间里,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制造垃圾。发工资并不能带给我快乐,当然也是因为工资太低。只有书写,才能让我的灵魂安定下来。我在哪个厂都写,如果一天没写,就觉得自己这一天白活了,有一种负罪感。”

他认为诗歌拯救了自己,“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,它就是灵魂的镇静剂,也是救生衣,不至于让我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被淹没。周围的人都以为我疯了,只有我自己知道诗歌跟我的关系,它给我带来巨大的富足感。我觉得我非常牛,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需要有这种自信。”

服装厂的好处是计件,不像电子厂流水线节奏那么快,灵感一来,小海就停下手里的活,找张废纸写几句,写得龙飞凤舞,非常潦草。

有一次,班长看到他的草稿,把它撕了。小海说:“班长看不懂,以为我在画符。其实我也看不懂,因为我写的时候心情凌乱。晚上我要去网吧上网,誊写在QQ空间。如果不誊,第二天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,不能连贯地读下来。”

他不知道什么“打工文学”,只是出于本能要表达自己,就像一种青春的呢喃,一种嚎叫。“说难听点儿就是,如果我死了,能留下什么?至少那一刻我的精神留下来了。当然这主要是对我自己。”他说。

## 身边没人跟他聊诗 带着梦想前往北京

那时候,身边没人理解小海。他给一位大姐读过诗,她听完后说:“写得挺好,可这对生活有什么用呢?”小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但他理解那位大姐,“写诗没有给我带来物质上的改变,只有精神上的改变。在工厂,没人跟我聊诗,我在非常苦闷、孤独、压抑的状态下创作,我的那些诗是被机床挤压出来的,是被三合一的机械化生活逼出来的。”

为了减缓内心的压抑感,他给喜欢的摇滚歌手——崔健、许巍、郑钧、张楚逐一发微博私信。有一天深夜,张楚给他回复了一朵玫瑰花。那一晚,小海激动得难以入眠。

从那时起,他每次写完诗都发给张楚,两人成了网友。2016年5月1日,小海收到张楚寄来的一套书。“那天是劳动节,一个摇滚明星给我这样一个工人寄书,我非常激动。但看到那是关于心理学的书,我又有一点小小的失落。我想,如果是鲍勃·迪伦的传记、梵高的传记,该多好啊。应该用艺术来拯救我,而不是用心理学。”小海说。

张楚给小海介绍了一位新朋友——北京皮村的许多,说他们一直在做关于工人文化方面的事。这时小海已写了三四百首诗,他还想实现摇滚梦,要到北京工体开万人演唱会。他对许多说:“我想去北京。”网络那端的许多停



小海

原名胡留帅,1987年出生于河南省民权县,北漂诗人。曾为生产线工人,现为北京皮村二手服装店店员。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,出版诗集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。

了一会儿,回复道:“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”小海想:“反正我一无所有,无所谓,我就想努力一把,哪怕什么也实现不了,此生也无悔!”

他花四百块钱买了打折机票,从杭州萧山机场飞往首都机场。那一天是2016年7月13日。下飞机后是深夜,他在大厅睡了几个小时,然后打车去皮村。皮村位于东五环,看到眼前的景象,小海有点失落——北京不应该很繁华吗,这里怎么都是荒地、平房?

他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见到了许多。那是一个大院子,有十几间房子。小海回忆:“过去我到每一座城市,都喜欢去博物馆,因为博物馆不收门票,能看到很多文物,了解这座城市。但我从没见过过打工博物馆。当我在这里看到工人给家里写的信时,我流了眼泪,觉得非常真实。”

他要生存,可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,想起汪峰有一首歌叫《晚安,北京》,是在建国门桥产生的灵感,于是坐公交车直奔建国门桥。一直待到半夜,也没找到灵感,又坐上夜班公交车,不知到了哪儿,下车找了家浴池,花二十块钱在大厅住了一夜。

网吧是另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。有一次在798艺术区一家网吧上网,两块五毛钱一小时,小海交了五块钱,坐在电脑前睡着了。没多久,有人把他拍醒,告诉他要续费。他没钱,被赶出网吧,漫无目的地走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门口,在长椅上躺下来想睡觉。可蚊子太多了,在他腿上咬了好多包,他索性起身暴走,在艺术区转来转去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星期,小海在一家西餐厅门口看到招聘广告,上面“包吃包住”四个字让他眼前一亮。“我找到了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。但是,我心里非常不安,待不住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我换了好几份工作。”他说。

## 参加文学小组 找到精神家园

通过许多的朋友圈,小海知道了皮村文学小组。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,由付秋云、刘忱、张慧瑜、师力斌、孟登迎等学者、作家发起。小组成员包括月嫂、保洁员、保安、泥瓦匠等劳动者,每周六或周日晚上在皮村工友之家聚会,听老师们讲课,一起探讨文学创作。

文学小组让小海感觉像是找到了精神家园。张慧瑜老师认为他的诗里面有音乐律动,“既是文字表达,也是音乐歌唱,重新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状态,也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表达。”他

提议,“要不我们出本集子吧。”小海有点儿不好意思,感觉自己写得不成熟。张慧瑜鼓励他:“我们内部交流,没事。”

2017年,小海的第一本诗集《工厂的嚎叫》印出来了。他非常激动,“那么厚,像砖头一样,我有点儿不敢相信。”为什么会这么厚,张慧瑜这样解释:“小海的每首诗后面都记录了哪一天写的、在哪儿写的。有的是在车站写的,有的是刚下过一场雨,有的是刚醒来……每年都有,特别完整,因此我并没有删减。”

师力斌多次参与皮村文学小组的讲学活动,在他的印象里,小海是个生机勃勃、活力满满的人。“他是天生的诗人,看他背诵诗歌时,仿佛幸福已达到了顶端。”

2023年春天,小海和一直深度参与皮村文学小组活动的作家、记者袁凌以及另外两个朋友一起,从皮村走到温榆河边,正好看到停着一艘环卫工人捞水草的船。几个人上了船,从河西划到河东,又往回划,划得满头大汗。这时小海的脑子里突然冒出“西西弗斯”这个名字。“虽然热爱文学,但我也没有那么明晰的目标。我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一样,在不停地推石头。”小海说。

法国作家加缪在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中提到,西西弗斯的幸福不源于推石成功,而源于明知徒劳无功,却依然选择推动巨石,这本身构成了对命运的主宰。小海对此有深刻的感悟:“就像我追求梦想一样——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实现,但我在追求的过程中,感觉到我活着、我存在。”

2023年,也是张慧瑜提出来,小海到皮村好几年,是否可以出第二本诗集了。于是小海开始整理近作,集结成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。随后,他们去澳门文学节做交流,引起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关注,要帮小海正式出版。听到这个消息,小海有点儿不敢相信,“我真要正式出版一本诗集了吗?”他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,不过也没有过多地憧憬,另外,那些诗的价值,在他写的时候已经彰显——它们给他带来慰藉,带来力量,让他勇敢地走下去。

“写作肯定会继续。”小海说,“因为我已经写了二十年,肯定不会丢。我没有太多计划,作品有它自己的命运,我把自己该做好的做好就行。”为什么以皮村文学小组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能成焦点?刘诗宇的观点是:“过去我们觉得文学创作是专家的事,但现在不同,你身边每个擦肩而过的人,可能都是创作者。几十个、几百个、几千个、几万个,可能汇聚成汪洋大海。”小海的故事也让大家意识到,文学是梦,文学也不是梦。

## 对话小海 你我他的主动叙事 是最好的大众文艺

记者:参加皮村文学小组活动,您最大的感触或者收获是什么?

小海:来这儿的工友,都是孤独的一个分子,是一个原子。在老师的启发之下,大家慢慢地书写,知道了有“非虚构”这样一种体裁的存在,把过往梳理一下,写下来,对自己也是一种治愈。我们都在经历生活,一地鸡毛也好,感到苦闷也好,当你把它表达出来,它就成了另一种转化。我们学都会一边仰望星空,一边脚踏实地工作,大家都很踏实。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在大地上流浪了十三四年、喜欢文学的人来说,我觉得在这里找到了同类。

记者:您曾四处打工,很少长期待在一个地方,现在想过离开皮村吗?

小海:现在我收入很低,一个月挣两千块钱,却不想离开这里。因为如果在别的地方搞文学,人家会觉得你精神不正常,而在这里,大家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。也许两三年之后,皮村会消失,但皮村文学小组建立了一种精神,可能马村、李村会成为另外一个皮村。只要有这些人在,有精神在,永远都会有一种感召。

记者:您写了二十年诗,是什么力量促使您坚持做这件事?

小海:因为热爱。刚开始我在车间从唐诗里面汲取力量,后来读到海子的诗,也找到了一种力量,让我变得勇敢,让我找到自己的驱动力。诗歌能表达我的心声。

记者:能否分享一下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技巧?

小海:我觉得诗歌还是一种瞬间的感觉,就像我在车间写下第一句话的时候,我不知道第二句该写什么,更不要说后面的。有些诗我是哼出来的,就像填词一样。写完之后,一般我也不修改,可能十几年过去,我也没有再看它第二遍,因为它当时对我的内心实现了一种拯救,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不分白天、晚上,有了感觉就写。一般是在路上写得比较多,比如《一个北漂的白》就是在地铁上写的。

(图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提供)



诗集《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》封面。

## 讲述

### 银发映初心 讲台践使命 助力老年朋友跨越数字鸿沟

口述 刁美芬 撰文 范志强

今年73岁的刁美芬,是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,更是坚守老年教育十七载的深耕者。2003年内退后,她买了一台电脑,从零开始自学。2007年,她报名天津市老年大学,获得入学机会。2009年,她开始代课,转年成为该校计算机系任课教师。这些年来,她自费购买了教学设备,编写了近十本适配老年学员的教材,学习剪辑、AI(人工智能)等新技术,建立学员群,用耐心温暖着老年朋友们。

“离岗不离党、退休不褪色。”她用坚守与热爱践行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的人生追求,在多所老年大学任教,获评市、区两级优秀教师,以平凡之举,诠释了一名老党员和教师的使命。

#### 初心未改 从零起步践热爱

我的人生之路不算一帆风顺。小时候我只完成了小学六年级的学业,求学梦因家庭生活拮据而受阻。1969年,我进入天津拖拉机厂铸造车间开天车,早中晚三班倒。1984年,我调入天津市规划局,1989年,转入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。工作



刁美芬在为学员讲课。

再忙,我也没放弃继续学习,一步步完成了大专学业。这让我明白,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,只要有韧劲儿、肯坚持,哪怕从零起步,也能收获成长。

2003年,50岁的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,一时间心里空落落的,不愿虚度晚年,总想找点儿有意义的事去干,充实自己。我买了一台电脑,从零起步,开始自学。刚一上手时,真觉得特别难,简单的文字输入要练好几天,一个软件操作要琢磨半天,反复向身边的人请教才能弄懂,常常急得满头大汗。

有一次,我看到老同事用软件制作精美图片,用“会声会影”剪辑生动视频,深受吸引,于是主动请教,自己苦练,几乎到了“痴迷”的地步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从对电脑一窍不通的“门外汉”,成长为能熟

练操作各类办公、设计软件的行家里手。这段自学经历,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,更为后来我走上老年教育讲台打下了基础。

2007年年初,一场大雪铺满天津街巷,寒风刺骨,路面积雪难行,却铺就了我与老年教育的缘分。此前,我就是为老年大学只教唱歌、跳舞、下棋,直到此时我才听老同事说起,在老年大学也可以学视频剪辑。于是,我报名参加了“会声会影”视频班。我的求知欲被彻底激发了,一周上课多达五次,系统学习了数码后期、视频拍摄、“会声会影”剪辑等课程。我格外珍惜这个学习机会,担任了班长、课程辅导员。

#### 坚守讲台 以爱育人暖桑榆

2009年,教授摄像与视频课程的老师因病无法上课,计算机系的曹主任找到我,希望我能来代课。我没有授课经验,担心无法胜任,但有机会将所学分享给更多老年朋友,心里又充满期待。

刚开始授课,我缺乏经验,只能照着教材念,特别生硬,学员们普遍反映听不懂。我很沮丧,想放弃,曹主任的

鼓励让我重新振作起来。我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,结合老年人理解慢、记忆力差、零基础的特点,摒弃生硬讲解,用通俗细致的语言结合实际案例授课,增加实操演示环节,每个步骤都反复演示,手把手地指导,直到每位学员都能掌握。

慢慢地,我的教学得到了学员的认可,大家上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。2010年9月,因教学效果突出,我正式成为天津市老年大学计算机系“会声会影”课程的任课教师。

我全身心投入教学,把学员当成亲人、朋友,班级规模从一个班逐步增加到四个班,基础班、提高班同步开设,甚至出现了报名后通过“抓阄”才能入学的火爆场景。

老年学员们“学得会、记得住、用得着”。市面上的教材不适合老年人,我就自己编写教材,结合老年人特点,简化复杂操作,突出实用技巧。这十几年来,我编写了近十本教材,涵盖“会声会影”各个版本、光盘盘面制作、字幕软件使用等。

我也从未吝嗇在教学上的投入,为满足教学要求,不断自费添置、更新电脑、打印机、移动硬盘。为备好课、写好讲义,我常钻研到深夜。我深知老年人学数字技术的不易,也懂那种从零开始、渴望进步的心情,这让我始终能换位思考,耐心对待每位学员。

学校校庆、文艺演出、领导视察等重要场景,均由我负责摄像、录制和后期制作。为保证拍摄效果,我用桌子搭起高台,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,录制结束后连夜剪辑视频、刻录光盘,从不敷衍了事。

新校舍建成了,课堂没有专门绿

幕用于抠像教学,学员学习困难。我没有麻烦学校,而是自费购买了绿、蓝、灰色抠像幕布,每次上课前挂好,一步步演示操作,手把手教学。看着学员们从不会到熟练,我心里很是欣慰。

#### 薪火相传 银发逐梦映初心

宁可自己辛苦,也不耽误一节课,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。到了我这个年龄,家务活比较重,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我有腰椎间盘突出是老毛病,医生叮嘱不能长时间站立,但我从未请假缺课。2023年3月,我不慎摔了一跤,右手腕骨折,打上了厚厚的石膏,活动不便。我就在家里苦练用左手握鼠标,练到手腕、手指酸麻。学员们对我嘘寒问暖,给了我坚持的勇气,最终没有耽误教学进度。

教学中,我始终耐心细致、不厌其烦。每节课都全程录视频,课后发给学员,方便他们复习;建立QQ群、微信群,为学员在线答疑,文字解释不清的,就以视频方式一对一指导,从不敷衍。

很多学员家离学校比较远,要坐一两个小时公交车,年纪最大的近八十岁,却依然风雨无阻来上课。所以我格外珍惜上课的时间,常会拖堂半个小时,只想多教一点知识。下课后,学员们围着我提问,遇到自己不熟悉的内容,我就坦诚地告知学员,回家再查资料,学会后反馈给他们。看到学员们交出了满意的作品,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了。除了天津市老年大学,我还到河北区、和平区的老年大学任教,为更多的老年人服务。

数字技术飞速发展,软件不断迭代,我深知,只有不断学习、与时俱进,

才能教给学员最新知识。我发现,“剪映”作为国产视频编辑软件,操作简便、功能强大,未来必将成为主流,便上网查资料,向年轻老师请教,熟练掌握了使用技巧,编写出《剪映专业版基础教程》,同时兼顾手机版剪辑、抖音、醒图等,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。

2022年,我接受央视采访,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;2024年,我又做客天津电视台,推广老年数字教育。随着AI的快速发展,我主动学习了DeepSeek(深度求索)、即梦等工具,结合视频剪辑,开发新的教学内容,带着学员们接触新科技。学员们不仅学会了剪辑,还用上了AI进行创作。

学员们学成后,用这个技能丰富晚年生活——为家人制作视频,为街道、文艺团体制作宣传片,参与社区公益活动,用所学奉献社会,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。今年3月,学校推广AI特色课程,天津电视台多次来校采访,走进我的班级,录制教学场景,让更多老年朋友了解AI,走进AI。

退休后的这些年,我从老年大学的学员成长为教师,从电脑爱好者成长为教材编写者,这一点点的成绩,离不开学校领导、老师的支持,离不开学员的信任陪伴,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包容。

也有人劝我该歇歇了,可是我觉得,老党员就应该“离岗不离党、退休不褪色”。只要我的身体允许,只要学员们需要,我就会坚守在讲台上,也会不断学习新知识,掌握新技能,用微光照亮更多老年朋友求知之路,陪伴他们跨越数字鸿沟,乐享智慧生活。让银发岁月更充实、更有光彩、更具价值,践行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的美好追求,书写老年人的精彩人生。我愿意把余生奉献给老年教育事业。